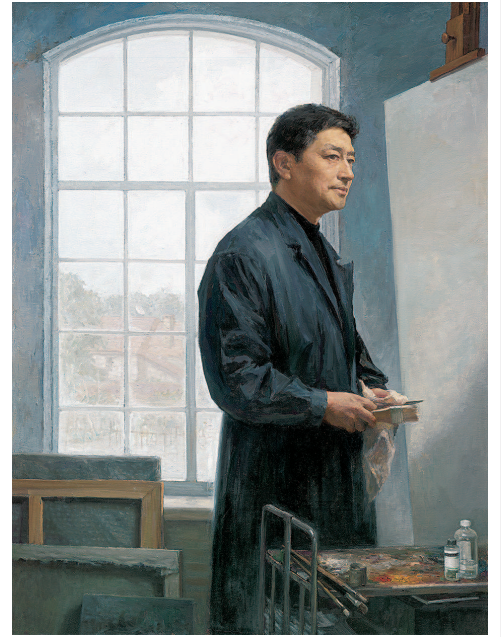


癸卯夏至凌晨,突然被一阵激烈的鸟声吵醒,窗外还是灰灰的,不过,我没有怪鸟们,富春庄里的这些群鸟,就是好动喜鸣,似乎一刻也静不下来。

据鸟们在庄里的生活规律,我将这些鸟群大致分成几个行动小队。

麻雀队,规模最大,常常是数十只几十只,好几群,霍地一声,从红花继木,突然钻到围墙边的桂花树间,或者从高大的雪松枝条上直飞进池塘边的樟树里,那樟树也有些年纪,树高叶茂,枝虬乱伸,麻雀们喜欢开玩笑,钻进密密的树枝间,有个一两分钟,不发声,你想找它们的身影,无影无踪。有一天,我和瑞瑞仔细观察后,找到了原因,它们将自己变成了树叶,难怪看不见。

麻雀们还喜欢一两个单兵活动。伫立A楼二楼的阳台,盯着前面D楼文学课堂的后门看,有一只麻雀,个头极小,小到似乎有点似蜂鸟的形状,它从盆栽红梅树枝顶飞到草地上,两米高的空中,它是螺旋而下的,翅膀如直升机启动时那样快速地转动,好不容易停泊到草地上,刚跳了几步,另一个伙伴,霍地飞来,与它一起觅食,几分钟后,双双飞往另一边的一株红枫上,不知道它们



自画像 (油画) 张祖英

在经历了三年疫情之后,时光仿佛一张渐渐拉满的弓,终于到了轻轻松手的时刻。这个超长节日假期,我决定换一种方式。不再仅仅满足于和家人宅家独自仰望天空、祈求亲友健康平安。过了适应期也不会再满世界闲逛,看见人多扎堆就兴奋。我只想和朋友可以面对面,手牵手,亲密无间地享受这个悠长的假期。

节日本就是一个个仪式感的集合,犹如生活中的调味品,但今年的佐料,我希望更加厚重。这不仅仅是因为疫情让我们长时间地分隔,更因为疫情让我们认识到了什么是真正重要的——那就是“一直在一起”。有了亲友的陪伴、情感的加持,这个节日的味道愈加醇厚。

一杯茶的时间,可以是短暂的,也可以是永恒的。还记得某天下午,我们在阳台上一共用精致的小盏品煮沸的黑茶,茶汤在阳光下泛出微微的红棕色。茶的香气在空气中飘散,就像我们

书房窗口鸣叫几声,就转身飞过文学课堂的屋顶,直接扑向更深更密的山中去了。

喜鹊队。一般人都喜欢听喜鹊的叫声,即便没什么喜事,心理上总是能得到安慰。我走运河的时候,常常听到喜鹊叫,我以为喜鹊喜欢水。富春庄里也常有喜鹊光顾,它们来的时候,成双成对,也是热闹的,切切切,切切切,高调得很,似乎要向宣布什么喜事。

布谷鸟队。我在文边楼的枝干上。富春庄的建筑基本都是徽式,白墙,有屋檐,但不像农村泥房那样,容易筑窝。去年冬天,我在庄中前前后后观察,终于看到三个小鸟窝,但肯定不是家燕们的,家燕筑窝喜欢衔泥,那窝只是树枝间的普通草窝。到目前为止,还没有家燕在富春庄的屋檐下筑窝。

乌鸫队。三四只,五六只,小规模,鸣声清脆响亮,无论颜色或者声音,辨别度都特别高,杭州小区里乌鸫特别多,我也写过不少,不多说。只是,富春庄大小只有五幢建筑,与城市中密集的小区还是有区别的,在这里,它们往往从高大的杜仲林上俯冲过来,在我的

清明过后,富春庄的微信群里突然发出一张图:紧挨围墙边的一株月季中间,有一个鸟窝,织得精致,底部竟然用了一片塑料袋,这是什么鸟,具有防雨意识吗?过了两天,他们又发现窝里有三颗蛋,从蛋的形状上看,也辨不出什么鸟,我曾连续三年观察乌鸫下蛋孵鸟,好像也不是乌鸫。过了几天,他们终于拍到了鸟孵蛋的场景,原来是白头翁。我们于是满心欢喜,静静地等待即将从富春庄中诞生的新生命。才过几日,惨案发生,鸟窝被严重损坏,蛋也没了,大家连连叹息,但都猜是松鼠或者黄鼠狼干的。

富春庄的松鼠,不是成群,但至少有几个别动队,在我书房前面杨梅树上常窜上窜下,餐厅的屋顶上,也常见它们窜下来。有次一袋垃圾放在餐厅前门边,次日晨我去厨房,发现垃圾被翻得乱七八糟,狗进不来,只能是从空中或者夹缝中窜

对彼此的挂念,一直未曾离去。我们一起憧憬疫情以后各自的生活,以及内心深处的改变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和体验,但共同的是我们都更加珍惜现在能够坐在一起的此刻。还记得他们搬家前夕,桐桐问:叶子阿姨,你什么时候再给我和弟弟做家庭版的杨枝甘露呀?我笑着应承她:只要你想喝,我做

换一种方式,换一种体验

好帮你和樵弟弟闪送到家可好?

美食总是能最快地拉近人们的距离。好友搬家后的第一个长假,我们商量好自己动手在家做一顿丰盛的大餐。每人一个自己的拿手菜,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美食荟萃。憧憬着欢聚的节日场景,思绪回到去年我们一起度过的那个元宵节。孩子们用火龙果、青菜叶和芒果榨的汁和着糯米粉,裹上香甜的芝麻和红豆馅料,用小手搓成大小各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进来的松鼠。还有黄鼠狼,也是庄里的常客,但它们来无影,去无踪,移动迅速,力气又大,那鸟窝里的蛋,十有八九是它们偷走的。

A楼的后院有三棵樱桃桃树,今年是大年,樱桃至少几十斤吧,不过,有一大半是被鸟吃掉的。A楼的右前方,有两棵杨梅树,今年第一年挂果,也是大年,如果完整计算,不会少于百斤。六月初来时,我是坐等杨梅红;夏至前一周,我到富春庄,杨梅只剩三分之一,且每日急剧减少,就是说,昨天还是青的,次日上午就红了,如果不摘下,下午就掉果。撇除人为因素,有不少杨梅,就是鸟与松鼠吃掉的,各种鸟,它们似乎都要吃,专拣枝头红的吃,笃笃笃咬几口,杨梅就掉下来了。

飞鸟到了我的窗前,又飞去了。它们集于树,树顶、树间、树梢、树洞。它们来来回回地飞,小鸟飞成了大鸟,大鸟飞成了老鸟,直至某一天突然倒地。它们乐此不疲地叫,多声部,几重调,舒缓与急促,自由与散漫,完全任性。

天新雨,答答答不停,鸟们在树叶间缩着身子,它们将声音也藏起来,偶尔间鸣几嗓,鸣声依然清脆。

从国子监到五道营

半是丰盈

从国子监到五道营很近,穿过箭厂胡同,散步的速度两分钟吧。

从国子监到五道营的感觉很不同,一边是沉静,一边是烟火。国子监街边的槐树成荫,一阵微风拂过,似乎能听见槐花



的五彩汤圆。汤圆在沸水里游泳,孩子们则像几只小馋猫似的围在锅边等,孩子们吃一碗又一碗,鼓鼓的小肚皮好像汤圆那般圆溜溜。而今,小馋猫们已经变成了中学生,每个人都能拿出一两个自己的招牌菜,庆幸的是我们还在一起。

“人生得意须尽欢”,这是我们长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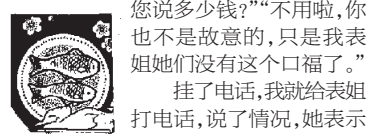
叶 子

以来的座右铭。于是,这个长假,我决定去崇明,顺道参观好友的新家。桐桐千叮咛万嘱咐:别订酒店就到家里来往两天,我和弟弟住帐篷。崇明的山水之间,满眼绿色带来的松弛感定会让人觉得特别幸福。我们晚上一起放孔明灯,每个人都许下一个愿望——孩子们学业进步,健康快乐成长,我们自己平安喜乐。我想,望着孔明灯慢慢飘远缩小成了光斑,渐渐消失在天际,我会感

前两个月我表姐从瑞典带孩子回上海,一直惦念着我妈上海菜的手艺。为了满足她们三年思乡的味蕾,我妈提前两天准备食材,当天一大早起床,烧了满满一桌菜,除了最拿手的红烧肉,还有一锅炖了一整天的老鸭汤。我上午叫了个闪送,注明要送饭菜,希望他午饭前送到目的地。

快递员取走美食后,不到半小时给我打电话,带着哭腔说:“不好意思,梁小姐,我刚过一个路口,和一辆助动车撞了,菜都洒了……我现在去菜场给你再买新的吧。”我愣住了,先确认他人没事,然后说:“这是我妈准备了两天的菜啊,我表姐三年没回上海了,这可是两家人的情意,不是买菜送过去能抵的……”我又气又难过,想着从来没碰到这种事,咋就今天送花功夫的饭菜碰到了,主要是不知道怎么跟表姐和我妈说,两边都要失望……

定了定神,我抱着侥幸心理继续问:“这些菜是全部都翻了吗?还有剩的吗?”“还有……半锅汤,肉和菜都洒了……”“哎,好吧,看来也没啥能要的了。你给收货人打个电话,解释一下,菜就别去买了,没有意义。千万别跟送货人说这件事,否则她会失望的。”快递员说:“这怎么好意思,我赔您钱吧,您说多少钱?”“不用啦,你也不是故意的,只是我表姐她们没有这个口福了。”



打电话,说了情况,她表示

修行

邓 名

直将觉海做红尘,事上精研空执轮。慧意绵绵存妙有,虚情念念转明神。天心浩瀚育真宰,地脉长生培至人。出入有无形消散,自然进退日边身。

飘落的声音。从东走到西,擦肩而过的行人不断,槐花拂过的声音轻盈。

五道营更烟火气一些吧,像放学归家的孩童,穿过人气鼎沸的市场,热闹并不烦琐。

世间万物都有其独特的气息,身在其中,身不同,境不同,意不同。

理解,不会为难快递员;并且说如果我妈打电话她们一定会说菜都很好吃。我们决定不让我妈知道这件事。

又过了半小时,表姐打来电话,说快递员来了,拿着一大袋菜,有鱼有肉有蔬菜,他还说“听梁小姐说这是她妈妈的心血,你们难得回国,因为我没吃上,我实在过意不去,只能去菜场买菜,可惜我不会阿姨的手艺,否则我就烧好拿来了……”我表姐和姨妈说:“你人没事吧?没事就好,菜真的不用了,我们还是会给你好评的。”

梁 亮 我随后又给快递员打了个电话:“这单你都没赚钱,摔了跤,车子还要去修,你还去买菜浪费钱,我加你微信,把菜钱还你!”他坚决不肯要,说这是他的错,他不做点什么心里过意不去。我说那我也一定要给你这个钱,否则我心里也过意不去。最后,我把菜钱还给他,另外转了五十元红包,并留言:这点钱可能不够你修车,也不一定够你来回跑小菜场的时间

接单的钱。这只是一点心意,做快递不容易,想让你知道世上还是好人多,大家都会互相理解的。另外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影响你,祝你今天能有好心情。他回复我:菜钱收了,是因为不想让您过意不去。红包不能收,这是我的错,但是看到您的话我已经很开心了,谢谢您。

我妈晚上喜滋滋地对我说,她打过电话给我姨妈和表姐了,她们都说红烧肉很好吃,老鸭汤也很鲜……过几天再烧一次吧。

母亲姓徐,小名“甜”,在家里排行老六。么妹儿。外婆家所在的村庄取名“道沟”。当初,徐氏族长带着家人逃荒至此,见车辙沟里泥土肥沃,遂选择此地定居。道沟村家家户户编席。微山湖上芦花飘荡的时候,一车车的芦苇被运到道沟村。村人用刀子把芦苇破开、弄平整,编成苇子席。

母亲是编席的好手,芦苇箴子在她的指间上下翻飞,就像武林高手在舞剑。当时,三个舅舅都已结婚,舅妈们却一个比一个强悍,母亲没少受气。

大舅是村里的二把手。20世纪60年代中期,村里组织了“钢铁姑娘打井队”。大舅以身作则,哄着、逼着妹妹去淘井。由于双腿长期在井水里浸泡,母亲不幸得了风湿性关节炎,之后转为心脏病。

我的记忆里,她的嘴唇总是乌青的。那时候村人吃水,要用轱辘从井里往上提水。水井距离我们家三十米远,母亲每天用扁担挑着两个陶土做的罐子去打水,再走回来。进了院子,把水罐轻轻地放在地上,她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。但,她还是生了三个孩子,我、妹妹和弟弟。四十多年前,村人靠出卖劳力为生。家中孩子少的,往往受欺负。生了弟弟后,她的身体每况愈下。

1982年,村里分地,家里分到六亩地、一辆胶轮车、两柄木锨和两把木杈。第二年,我们吃上了馒头和面条。因为劳碌和营养不良,母亲的嘴唇更紫了。医生建议我们去上海诊治。因为经济原因,不了了之。

她开始教我一些生活的本领,去地里挖野菜、拔草、撕榆叶(玉米叶,晒干可以喂牲口),放羊,擀面条,蒸馒头和窝窝头。她总是鼓励我说:“小男孩不吃十年闲饭。”逢年过节,家里会蒸一次馒头。馒头出锅,三个孩子每人一个。母亲坐在一边笑吟吟地说:“三个孩子六只手,哪里有东西到娘的口。”之后,她会鼓励我们“大口扁扁”地吃。

有一次,我们掰了面条。吃饭时,母亲盯着我的手说:“老大筷子拿得那么远,将来找个外地媳妇啊。”本地人的观念,吃饭如果手捏得高,则婚配对象距离比较远。媳妇在外地哪里?母亲说:“东山里,西湖里。”西湖,指的是微山湖。东山,最远也不过是抱犊固一带吧。

吃饭的时候,她还鼓励我多吃一些辣椒:“能吃辣,能当家。”十几年后,我成家了。妻子的娘家距离微山湖不远。至于母亲叮嘱要吃辣这件事,我一直没有练习好,所以并不曾掌握家庭的财政大权。

十日谈

今天我们怎样过节

责编:郭影 沈琦华